

八哥会说铜陵话

◆安徽·铜陵 查柳荣

会说话的八哥大家可能都见过,但能说方言,还会学唱流行歌曲,学其他动物叫的八哥你见过吗?

“逛街去呀,王胖子?去买菜呀,王胖子……”8月22日下午,在铜陵市横港沿江村社区内,这只神奇的八哥,正在跟邻居大王用铜陵话聊天呢!这只八哥一身羽毛黑得发亮,嘴巴呈金黄色,头顶上有一点白,特别显眼,邻居们都叫它“一点白”。

“我今年已经66岁了,这只八哥已经养了两年。原本是一个芜湖朋友养的,听朋友说它经常跟他的孙子学唱歌,向来家的客人问好,后来朋友搬迁到省城,住上29层高楼,不方便,特地带到铜陵送我,可没想到它的模仿能力挺强,平时我出门带着它,遇到左邻右舍都习惯用铜陵土话打个招呼,叫个人名,它全学会了。”鸟主人毕万平老人介绍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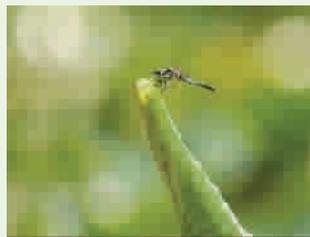
“啊,太可爱了!”就在我向老毕打听时,八哥看到居委会张主任路过我们身边,立刻非常热情地大叫一声:“你好!”张主任跟它打了个招呼。“你来逛逛吗?”而这八哥竟用铜陵方言问张主任。“检查卫生。”张主任转身走了。“卫生,卫生。”八哥仍不断用铜陵话重复着。

“关键是要有耐心,不能急,你还得哄着它,喂好饭后,让它休息一会儿,给它放专门的磁带,让它认真听,有事没事都夸夸它,怎么说呢,就像逗小孙子玩一样。”提起养八哥的经验心得,毕大爷讲得津津有味,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在毕大爷的精心调教下,这只八哥不但能学人说话,学动物叫,还学会用方言和人打招呼。并学会了十几句流行歌词。

毕大爷是航运公司船员,2007年后退休,退休后过得悠闲自在。2009年他老伴去世后,老人失去了往日的快乐,天天愁眉苦脸、没精打采。自从前年芜湖的朋友送来这只八哥后,便给老人带来了无限的快乐。毕万平老人说:“现在我可忙了,天天带它到处玩,教它跟人打招呼,给它听歌,闲着在家时就和它对话,有时还对戏白,我不孤单了。”



汤长明(蜻蜓摄影作品选)



种植五彩椒

◆王伟伟

我退休后开始学习养花草。去年秋末在外地亲戚家的菜园里看见一簇像鲜花般开放的小辣椒,同一株内有绿、黄、白、紫、红五色,鲜艳夺目,呈宝塔形错落点缀于绿叶之间,玲珑漂亮,品相极好!亲戚说它是五彩椒,是辣椒中的珍贵品种。出于喜爱,我拾起几只已经掉落的老年退休椒,带回上海的家里准备让它们发挥余热。

今年夏天到来,我剥出十余粒辣椒籽,用水浸泡了一天洒在阳台的花盆里,上面加盖一层薄土。十天左右,小苗露出“尖尖角”,我高兴万分,当作家中宝贝悉心照料;早晨怕小苗晒不到太阳,中午怕天热“中暑”,晚间又怕风吹倒伏……小苗苗长大了住房拥挤,我赶紧移



栽分盆,让它们独门独户;“海葵”台风来袭时,我将它们搬至屋内当宅男宅女,到第四天发现它们恹恹无采,我赶紧移回阳光下,恢复了往日的精气神;由于平时只是用水浇灌,有天叶片发黄了,查阅资料才知营养缺乏,跑花鸟市场买来营养液补充。哎!世间不论动物或植物都需要关爱呵护。好在小辣椒们善解人意,不娇气,不显摆,认真地发芽、出枝,

慢慢长大。

我观察到,五彩椒的枝叶呈浓墨绿色,个头长不高(至多50多厘米),大约30-40厘米时陆续开出紫色的小花,2-3天后花落,见米粒大小胚胎。奇怪噢,五彩椒开花都是紫色,可怎么结出果实就那么多五彩缤纷呢?五彩椒的身躯较其他辣椒品种粗壮,像个举重运动员(后来知道是为了承重,一株可结上百只辣椒);还有,二株同盆的五彩椒还相互竞争呢,幼苗期一样大小,成长期差距拉开,其中一株拼命发力,抢先开花结果完成使命,这时,只见弱势的一株铆足了劲往上蹿,超过同伴一大截方止步,结出的小辣椒个个鲜艳明亮,真是后来者居上的现场版!

秋天里,鲜艳的五彩椒更加健康茁壮,成为我家阳台上一道亮丽风景线,看着自己的劳作成果,不欢愉都不行啊!

“虐猫者”可耻

◆王明华

据报载,最近在一些高架路上,发现路面有一只只被压得血肉模糊的小猫,其死状惨不忍睹。

市民王先生曾以为这些小猫是自己跑上高架的,可他又想,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小猫跑上高架路呢?经他仔细观察,才发现有人在高架的车内,将一只只小猫抛出,那个虐猫者的可恶行为,已被网友拍到,被他抛出的小猫可怜地在车流中惊慌逃窜,结果一一被飞快的车撞死。

一位孙先生亲眼目睹“高架抛猫”的惨景,一名开别克的四三十岁男子,在猫笼中把一只只猫抛出。这个“虐猫者”是精神方面有原因?还是特别恨猫?不得而知。

现在市郊的小区内,也有类似“虐猫者”,他们利用种种残忍的行为,比如把无辜的猫的眼珠刺瞎,或放老鼠药毒死小区内的小猫,此类行为实属千人所指,爱猫人士斥其为“可耻可恶者”。

平心而论,我也并不喜欢养猫,对狗的喜欢远胜于猫,但让我对猫采取此类恶毒行为,这是万万不能的,此属不齿。

大自然在保护人类的同时,也要保护人类的朋友——动物。如果流浪猫影响了你,你也不可极端凶残的行为对待小动物。

让“虐猫者”受良心谴责,还要让人来指责这种可耻可恶的行为。



松岚箫庄

刊头国画:姚菊英



花

鸟

虫

鱼

(第三百九十二期)

我见识了聪明的贝迪

◆江苏·南京 焦晓辉

周末,我去姻家玩。姻家里有一只金毛猎犬,从我一进门起,就虎视眈眈地盯着我,还围着我哼哼唧唧地怪叫,搞得我汗毛直竖。

姻笑着说:“没事,贝迪(金毛的名字)聪明着呢,它是在撒娇,一会就没事了。”

我松了口气,于是和姻坐在沙发上聊天。贝迪也跟过来了,它一屁股坐到我对面的地板上,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我小心地挪了位置,贝迪的眼神还是不离开我。姻叫它走开,它像没听懂,依旧看着我。姻又说:“贝迪像小孩,喜欢凑热闹,我们聊我们的,不要管它。”

足有30分钟,贝迪就那么一直坐在那里看着我,我笑着问姻:“我有那么好看吗?贝迪怎么老这样看我?”姻打趣道:“贝迪犯花痴了,它是太喜欢你了。”我笑着,觉得贝迪实在太可爱,伸出手去抚摸贝迪的头,贝迪却把头绕开,不让我碰它。忽然,它站起身离开,旋即又折回来,嘴里却叼着我的包包。我正要夸赞贝迪聪明,它猛地叼起我衣袖,一下把我从沙发上拽起来,狠狠地拉着我往门口拖。大受惊吓的我这才明白,原来打从一开始,这狗狗就不欢迎我这个不速之客,现在终于忍无可忍下了逐客令。

姻一边呵斥贝迪一边解释:“现在是贝迪下楼玩耍的时间,你来了,它担心我过了时间就不带它下楼玩了,所以一直对你不友善,一直看你,想把你逼走。可是你不懂它的意思,它只好采取强制手段请你走了。”

和姻道别的时候,姻拍拍贝迪的头说:“跟阿姨再见。”贝迪立即摇着它那大尾巴,向我友好地“汪汪”叫着,我大着胆子再次去抚摸贝迪的头,没想到,它竟温顺地低着头,任我抚摸。

这小家伙,贼精啊!



雨天钓黄鳝

◆孔强新

徐家汇西南面小闸镇附近,也就是在今天市六人民医院一带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一片菜田。菜田当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浜,约摸四米多宽、百来米长,河里长着一丛丛茭白、一蓬蓬水花生,河水清亮亮的,仔细看,水里浮游着不少小毛鱼。四十多年前,我在这条小河浜里想钓甲鱼,结果却钓到好几条野生粗黄鳝。

那时候我待业在家,闲得无聊,跟着一位长辈到七宝乡下钓过几回甲鱼,学到一点小窍门。有一天,我母亲让我去小闸镇买南瓜,那里的南瓜和七宝的黄金瓜一样

非常好吃。我七兜八兜,偶尔才发现这条小河浜。第一次去下钩是五月初一个落雨天。白天菜农在种菜呀收菜呀,我担心被他们看见会把钓具拿掉,天色一暗,我才拿着钓具一步一滑跑到小河浜边。钓具很简单,半根筷子长的细竹条上缚着根尼龙线,上面扎着一根绣花针弯成的鱼钩,鱼钩上串着一块小指头大的猪肝。趁着天暗没人看见,我沿着小河浜从南到北把十几只钓钩依次撒落在河里,细竹条深插在岸边,不怕上钩的甲鱼会逃脱。

翌日天蒙蒙亮,我赶到小河浜边,雨不下了,但泥地上很滑,我穿着球鞋差点滑了几跤。看见河里的钓线有的绷得笔直,我窃喜运气不错,肯定有收获。扯上来乍一看,吓了一跳,什么东西盘成一团?仔细

瞧,是一条上钩的粗黄鳝。等我从头到尾把所有的钩子扯上来,怪了,没有一只甲鱼,上钩的全是比大拇指粗的黄鳝,总共有五条。我只知道黄鳝喜欢吃蚯蚓,想不到猪肝也要吃。后来我去老家海门乡下用猪肝钓甲鱼,钩上来的有黑鱼、河鳊,我才知道自己过去见识浅薄,凡食荤的鱼鳖,当然都会把血腥味重的猪肝当作美食。

我把钓来的黄鳝带回家,母亲划了鳝丝,开了油锅,给我们兄妹几个下鳝丝面吃。野生黄鳝做浇头的汤面,其鲜美滋味可想而知。

现在申城近郊的小河浜几乎都被填平造了房子或者铺了道路。只有到远郊找水质没有被污染的野河浜,或许还能钓到野生黄鳝吧!